

浙江文叢

袁枚全集新編

〔第十二冊〕

浙江出版聯合集團
浙江古籍出版社

浙江文叢

袁枚全集新編

〔第十二冊〕

王英志 編纂校點

浙江出版聯合集團
浙江古籍出版社

子不語卷十八

陝西茶客

陝西茶客某，販茶江南，歸宿閬鄉旅店。其東廂先有居者，山東二布客也。彼此晚膳畢，閉門睡矣。客夢有怪物，披髮，赤短鬚，凹面，撞門入，手持鐵索，取東廂二布客鎖之，隨鎖茶客。三人共索如魚貫然，縛門外柳樹上，怪又撞入他店去。二布客鐵鏈甚緊，不能動；茶客鏈稍鬆，苦掙得脫，驚醒，以爲夢也。告店主，亦不甚怖。次日五更，店主大喊，東廂二客死矣。半里外飯店中，亦死一驪夫。

山娘娘

臨平孫姓者，新婦爲魅所憑，自稱『山娘娘』，喜敷粉，着艷衣，白日抱其夫，作文媾穢語。其夫患之，請吳山施道士作法。方設壇，其妻笑曰：『施道士薄薄有名，敢來治我，我將使之作王道士斬妖矣。』王道士斬妖者，俗演戲笑道士之無法者也。即以手按其婦腹下穢血噴之，法果不靈。道士曰：『我有辟穢符在枕中。』命其徒取而張之，再坐壇作法。妻有懼色，亦坐几

上，揮帚作法，彼此鬥良久。其夫見三目神擒一白猴，大五尺許，投階前，猴俯伏。道士取而擲之，屢擲屢小，縮如初生小貓，乃取入瓦罈中，封以符印。旋有黑氣從罈中出。次日投江中，婦病遂愈。

瓜州公子

杭州大方伯地方，有胡姓嫂姑，二人同居一樓。清明日，嫂見瓦上有搭柳爲橋者，疑是兒戲，用竿挑去之。晚間有羽衣男子，突至卧床前，曰：『我瓜州公子也，與汝姑嫂有緣，故折柳做鵲橋，從瓦上度來，以應清明佳節。汝何得拆去？』言畢住房中，憑二女爲祟。其家請道士念《玉皇經》解禳之。道士方至，怪以溺器擲之，經卷淋漓，道士逃去。胡翁遣老嫗五人守夜調護，則五嫗髮皆成辮，絲絲相接，非拖曳不能行。如是者月餘。

其女久有婿家，遂擇日嫁之。怪曰：『某家無緣，我不能往，在此徒挾一美，亦覺蕭索，請從此辭。』因謂胡翁曰：『我在此鬧汝久，甚愧，無以爲報，我有妹甚美，願贈汝爲妾，未知汝肯納否。』胡請見，怪許之，命中堂垂簾觀之。果望見絕色女子，胡不覺心動，急請婚期。怪曰：『我願以汝爲妹夫，而妹嫌汝老醜，心頗不肯。汝能將頤下鬚盡去之，則姻事成矣。』胡年五十餘，肥而多髯，惑其言，一旦盡剃之。怪在空中大笑去，妹竟不來。

王白齋尚書爲潮鳴寺僧

余同年王白齋，少年美秀，初入學時，年才十七。偶游潮鳴寺，見影堂老僧像，不覺毛髮漸瀝，還家遂病。嗣後過寺不敢入。及探花及第時，夢老僧以綫香五十四枝與之，曰：『我有三弟子：一夢麟，一錢維城，一汝也。汝將來司刑名時，當超度某案，再來歸依原位。』白齋秘而不言。後果爲大司寇，壽五十四而終，卒不知所超度者何案也。

白天德

湖州東門外有周姓者，其妻踏青入城，染邪歸。其家請道士孫敬書誦天蓬咒，用拷鬼棒擊之。妖附其妻供云：『我白天德也，爲祟者我弟維德，與我無干。』孫書符喚維德至，問：『汝與周家婦何仇？』曰：『無仇。我路遇，愛其美，故與結緣。方愛之，豈肯害之？』問：『汝向住何處？』曰：『附東門玄帝廟側，偷享香火已數百年。』孫曰：『東門廟是玄帝太子之宮，當時創立，原爲鎮壓合郡火災，故立廟離宮東首。汝何得妄云玄帝廟耶？』妖云：『治火災當治其母，不當治其子。猶之伐木者當克其本，不克其枝。汝作道士而五行生克之理茫然不知，尚要行法來驅我耶？』拍其肩大笑去。周氏妻亦竟無恙。

髑髏乞恩

杭州陳以夔，善五鬼搬運法，替人圓光，頗有神效。其友孫姓者宿其家，夜半床下走出一白髮翁，跪而言曰：『乞致意陳先生，還我髑髏，使我全尸。』孫大駭，急起以燈照床下，則髑髏一具存焉。方知陳驅役鬼物，皆向敗棺中取其天靈蓋來，施符用咒故也。孫初勸之，陳猶隱諱，取床下骨示之，陳乃無言，即送還原處。未幾，陳爲群鬼所擊，遍身青腫死。

錫鏹一錠陰間準三分用

杭州龔薇垣生員，原任甘泉令龔明水之從子也。病中夢游陰府，街巷店鋪與陽間無異，惟黃沙漫漫，不見日月。見店鋪中有司櫃者，故所識也，趨往問路。司櫃者笑曰：『此間無路，汝至此尚欲何往？』再問不答。薇垣不得已，徬徨道中。

有乘四轎呵殿而來者，近視之，己之岳翁某也。趨而問焉，翁慘然曰：『此非人間，汝何至此？』薇垣方知其身已死，因自述病中原委，并問其父母壽算。岳翁曰：『此事非我所司，汝叔父明水先生，現在王府教書，汝可往問。但王府尊嚴，侍衛甚衆，非重用門包，不能通報。』薇垣問門包何物，曰：『亦不過陽世通用之錫鏹耳。凡陽世燒錫鏹一錠，陰間準作三分用。或有破損濕爛者，僅準一二分用。』薇垣聞言，急走往王府，忘其身未帶錫鏹。

至一宮門，侍衛者如麻，見薇垣，果伸手索賄，而薇垣無以應也。但口稱：『家叔明水在此教書，煩爲通報。』侍衛者怒罵曰：『一老腐頭巾在府，已甚可厭，怎禁得又添一小腐頭巾來！』揮杖擊之，一驚而醒，家人已環泣于旁。後數月，薇垣忽無故縊死。

雞卵擔糞

杭州清泰門外有觀音堂徐姓者，其妻爲五通神所據，每朔望至其家飲啖，有事必預爲通知。妻故窮苦，佐其夫糞田。神憐之，代爲擔糞。以兩空殼雞卵爲桶，盛糞石許，細竹管挑之，較多于木桶盛者，而所灌田尤肥。

狐丹

常州武進縣有呂姓者，婦爲狐所憑，化作美男子，戴唐巾，爲人言休咎，有驗有不驗。來問卜者，狐或外出，則命書一箋焚之，存其灰于鑊中。狐來，口吐物，紅色，如小鏡然，大不過寸許，持向鑊中照灰，便能朗誦所焚之語，絲毫無誤。照畢，仍吞入腹中。或云此狐丹也。狐有批答，輒令婦口授之，慮其遺忘，則以手掐婦手指之中節，便能記憶。雖長篇韻語，俱能成誦，過此則依然不識字也。

有某秀才，爲婦中表親，欲與狐唱酬，囑轉致狐。狐曰：『有一對，秀才能屬對，即與酬答

可也：紅白桃花映紙窗，花無二色。』婦以告，秀才不能對，慚而退。此狐至今猶存其家。

錢竹初明府爲予言。

處州溺婦奇獄

處州鄉民陳瑞，送妻還其母家，路過半塘橋，婦溲于廁，久而不返。陳往尋不得，望前村攢屋中紅裙外露，急往視之，果其妻裙也。似被人曳入棺中，露半幅于外，心疑僵尸作祟，將斧出之，以救其妻。訪問棺主，有張某云：『此我家姑母棺也。姑母死時年三十餘，其子又亡，無力營葬，久攢于此。』陳請開棺，初不許，陳哀求至再，始許之。劈開則一白鬚男子，手持某妻之裙，而不見某妻之身。于是陳以失生妻控官，張以失死姑控官。官不能斷，至今懸爲疑獄。

道家有全骨法

杭州龍井初開時，商人葉姓者司其事。有倪某者，爲葉擇開工日期。後十年，葉身故。倪忽暴病，有群鬼附其身，語音不一，曰：『還我骨，還我骨！』聲啾啾然，楚、越、吳、魯音皆雜有也。最後有自稱陳朝傅將軍者曰：『我助蕭摩訶南征北討，葬此千年，汝何得與葉某擅傷我骨！』家人環求曰：『此官府所命，主人力不能抗，將軍何不相諒耶？』將軍曰：『此雖公事不可違，然汝與葉某理宜將掘骨暴棺事告知官府，官府不從，便與汝無罪。今汝等并不告官，而

擅將我等數十人骨混行拋擲，以致男裝女頭，老接少脚，至今叢殘缺散，鬼如何安？』家人請用佛法解禳，將軍曰：『佛無能爲，惟道家有全骨法，汝往求之。』

于是葉家人訪有禮斗人施柳南、萬近蓬等，往而拜求。遂設壇于龍井，作法七日，見西湖神燈赫然散滿水上，或疊高爲塔，或橫排爲雁字，或團聚如大車輪，或散作流螢萬點。須臾，斗母下降，霞珮瓔珞，嚴妝不可逼視。牽二囚來，即葉某與倪姓也，皆跪階前。鬼數十，爭來笞擊，斗母喝曰：『此亦汝等劫數，毋庸仇怨。我命九幽使者，盡提殘骨，爲汝等補還可也。』少頃，髑髏數十具皆有白氣縈繞，旋滾成團，其缺處皆圓滿矣。將軍長丈餘，披金甲，率群鬼拜謝斗母，葉亦解鎖，合掌膜拜而去。倪病遂愈。

此事近蓬爲余言。

批地藏王頰

兩江總督于成龍未遇時，夢至一宮殿，上書『地藏王府』四字。殿上老僧，伽趺閉目。于心念地藏王主人間生死事，家有老僕某，願而勤，久病不起，因長揖告訴，求爲延壽。再三言，僧嘿然不應。于怒，直前手批其頰。老僧開眼，笑屈一指示之。醒而告人，皆云：『地藏王一指，當是延壽一紀。』已而老僕病愈，果又生人間十二年。

儒佛兩不收

杭州楊生兆南，業儒，兼通禪學。歿後一年，托夢于其妻曰：『人死必有所歸，我故儒士，司魂者送我于文昌所。帝君出題試我，我不能作，帝君不收。司魂者再送我佛菩薩處，佛出經問我，我不能解，佛又不收。徬徨陰間，無歇足之地。不得已，將以某月日投生張某家。自念我一生好佛，汝須往告張家，勿以葷乳我，免再墮落。』張，故兆南友也。臨期視之，其家果生一男，盤膝而生，哭三年不止。張氏啖以葷，哭遽止，而兒遂犯驚癇之疾。

此乾隆四十三年事。

鳥門山事

紹興東關有張姓者，妻病延醫，行過鳥門山，遇白鬚叟，相隨而行。時天已晚，覺此叟足不貼地，映夕陽無影，心疑爲鬼。問其踪跡，叟亦不諱，曰：『我非人，乃鬼也。然有求于君，非害君者。我有骸骨葬鳥門山之西，被鑿石者終日鑽斫，山石就傾，我墳中朽棺亦已半露，不久將墜入河中。幸君哀我，爲改葬之。君前去到新橋地方，有五個溺水鬼坐而待君，我爲君先往驅除之。』出懷中朱家糕與張食，曰：『明日請到朱家，以朱家包糕紙爲證。』張與偕行至新橋，果有黑氣五團踞橋坐，叟先往折柳枝打之，聲啾啾然，盡落于水。張到醫家，叟再拜別去。

次日，張往朱家買糕，出其紙，果朱店中招貼也。告以原委，店主人悄然曰：『君所見叟姓莫名全章，故余戚也。渠改葬之事，何不托我而托君？想與君有緣，君命中不應死于五水鬼，故神靈命此叟爲君驅除耶？』引張往烏門山，視其墓，棺離水僅尺許，乃別擇地改葬焉。

楊 二

杭州楊二，素以拳棒爲事。夏夜坐後園假山上乘涼，見石罅中出一小頭，先露其髮，再露其面。楊大駭，持棍擊之，頭不見。次日宿樓中，聞樓下有着履聲，往來歷落，疑爲賊，然心念偷兒無着履之事。有頃，履聲緣梯而上，則一白衣人，帶甬長帽，手持四方燈籠，嘻嘻然向楊而笑。楊擊以鐵尺，白衣人墜于樓下，作怒聲曰：『好打，好打，待我喚夥計來，好好收拾你！』

次日，楊召其徒告之，諸無賴噪曰：『彼有夥計，我等亦有夥計，請護持老兄登樓打鬼。』于是治肴痛飲，各持器械登樓，鬼竟不至。雞鳴時諸無賴各倦卧。平明起，尋楊二不見，覓之，已死于樓下竹榻上。

吳秉中

吳秉中，居葵巷，故予舊宅鄰也，延汪名天先生訓其子姪。月夜至館中閑談，見牆上有一老翁，長尺許，白髮銳頭，坐而效其所爲。吳吃烟，叟亦吃烟；吳拱手，叟亦拱手。以爲大奇，

呼汪先生觀之，先生所見無異。其姪錫九往觀，無所見。是年秋，秉中與汪俱死，而錫九至今獨存。

土窟異獸

閩商陳某，與諸客泛海，遇颶風，飄至一山脚下。見山崖平坦可步，相率樵采。初進路甚仄，行一二里，即覺開曠。時天色將晚，聞海風蕭颯，林鳥啾啾，不敢深入，乃歸。

次日風更甚，舟不行。舟中人悔昨未窮其境，約再往，拉陳與偕。迹前徑行八九里，有一溪，水色澄綠，旁有土山，不甚高，穴中似有物喘息。衆懼竄走，陳恃膽力，上大樹隱身覘之。食頃，其物出穴外，大倍水牛而形似象，頂生一角，晶瑩犀利，盤踞石上長嘯，聲裂竹木。陳驚懼幾墜，但見虎豹猿鹿，各以其屬至，俯伏其下，不止千計。其物擇肥者踐之，用舌舐其腹，吸其血。百獸皆股慄不能動。食三四獸，復曳尾入穴。客乃下尋舊徑歸，與衆言所見，終未知山與獸何名也。

雞脚人

閩商楊某，世以洋販爲業。言其祖于康熙中偕客出洋，遇旋風吹入海汊，其水四面高，惟中港獨低，又在海水之下。楊舟盤渦而下，人船俱無恙。至港底，見山川、草木、田疇、蔬穀，一

如人世，惟無廬舍。岸側有船依泊，內有數十人，亦中州來者。見楊等，歡如骨肉。因言此水惟閏年月有一日獨高，與海水平，舟始可歸。然只一食頃耳，稍遲則又不得上矣。其人先被颶風吹至時，亦曾有人居此港，後遇閏水得歸，彼遲不及，留此六年，皆屢遇閏而失其時，故未得去。楊同舟客有四十人，帶有穀菜諸種，咸分土耕種。其地頗沃而收倍，且不須人灌溉。終日與前舟人款接往來，幾忘身在世外也。惜無黃曆考日時，每食訖，咸登舟，待水滿而已。

一日，楊與客閑步野外，望隔溪有人，行近溪口，皆長丈餘，無衣，身有毛，脚如雞爪，脛如牛膝。見楊，啾啾作對語狀，音不可曉。歸與彼舟人言之，亦言來時曾于溪口見之，緣溪滿不得渡；倘其來此，吾輩寧有子遺耶？

後六年八月遇風水滿，與前舟人同歸。楊家有老僕，曾隨行者，今已八十餘，尚在，能道其詳。按：臺灣有雞爪番，常棲宿樹上，此豈其苗裔歟？

海和尚

潘某老于漁業，頗饒。一日，偕同輩撒網海濱，曳之，覺倍重于常，數人并力舁之出。網中并無魚，惟有六七小人趺坐，見人輒合掌作頂禮狀。遍身毛如獼猴，髡其頂而無髮，語言不可曉。開網縱之，皆于海面行數十步而沒。土人云：『此號海和尚，得而腊之，可忍飢一年。』

一足蛇

謝大痴言：其友某在黔日，往一村，見民家多懸一物，鱗甲瑩然，已腊而乾之矣。言此去五里有山，爲樵采地，山脚爲往來路徑。旁有枯樹一株，極大，樹內藏一蛇，人首驢耳，耳能扇動有聲，鱗如松皮。只一足，如龍爪，吐舌甚長，躍行迅疾。近人，輒以口噴毒氣，令人迷仆，然後以舌入人鼻，吸血飲之。村人募丐者，予以金，除其患，無有應者。

逾年，有二丐應命，索重酬。衆爲醵金如其數。其人取唾涎厚塗其身，裸而誘之，蛇果至。則急趨道旁田內，蛇追及之，陷于泥中，不能動。然後二丐躍起，以長竿扎刀，盡力斫之，斷其首，乃死。村民家有被其害者，爭分其肉。

方蚌

有人在閩出海口樵采，至一山，見山澗內悉卧方蚌，大者丈許，小者亦長數尺，礪礪重疊，以千百計。其人驚，方欲去，忽一蚌開口，其殼內有藍面人，如夜叉狀，卧其中。見人，手足皆動，作攫拿勢，欲起而不得脫。蓋其軀生殼上，即借蚌殼爲背，故不能脫殼而出。少頃，衆蚌悉張口，皆有夜叉如前狀。其人倉皇急竄，聞背後剝剥有聲，衆蚌皆旋滾隨之。及舟，舟中人斫以巨斧，獲其一，并殼俱碎，夜叉亦死。帶歸示人，俱無知者。

山和尚

有李姓者，客中州，遇大水，登山避之。水勢驟漲，其人更上山頂。時已暮，見矮草屋，乃山民耕地夜巡者所居，內悉藉以草，旁置一竹榔，其人宿焉。中夜聞踏水聲，視之，見一黑短胖和尚游水面，將至，其人大呼，此怪稍却。少頃又前，其人窘急，取榔大擊，山民都集，怪遂去，終夜不復至。次日水退，詢山人，云：『山和尚也，欺人孤弱，便食人腦。』

贈紙灰

杭州捕快某，偕其子緝賊。每過夜，子不歸，其父心疑，遣徒伺之，見其子在荒草中談笑。少頃，走至攢屋內，解下衣，抱一朽棺作交媾狀。其徒大呼，其子驚起，不得已，繫褲帶，隨其徒歸。然精猶淋漓不止，撫其陰，冷如冰雪，直至小腹。其母問之，曰：『兒某夜乞火小屋，見美婦人挑我，與我有終身之計，以故成婚月餘，且贈我白銀五十兩。』母罵曰：『鬼安得有銀？』少年取懷中包擲几上，鏗然有聲，視之，紙灰也。訪諸鄰人，云：『攢屋中乃一新死孀婦。』

湯翰林

錢塘湯翰林其五未遇時，應試貢院，僦屋而居。苦其狹小，見旁有大宅，封鎖甚固，杳無人

居。訪之鄰人，云：『此杭州太守柴公屋也。有惡鬼作祟，以故無人承買。』湯素有膽，曰：『借居可乎？』鄰人笑其狂，亦無阻者。

湯遂開鎖啟門入，見樓上有二桌四椅，樓西有竹箱，雖久無人居，而塵埃不積。湯心喜，即挈行李登樓，手一壺一棍，秉燭讀書。

至三鼓，陰風起于窗外，燈焰縮小，有披髮女子，赤身噴血而進。湯揮以棍，女惘然曰：『貴人在此，妾誤矣。』仍從窗出。湯喜鬼已去，將解衣安寢。忽樓西廂內簌簌有聲，視之，則此女從西廂出，手執裙襖艷色衣，并梳篦等物，若將膏沐者。湯愈無恐，且飲且讀書。有頃，女子梳妝畢，着艷衣，冉冉至前，跪訴曰：『妾負奇冤，非公不能爲我白者。妾姓朱名筆花，杭州柴太守妾也。正妻妒而狡，知太守愛妾，不敢加害。值妾產子時，賄收生婆，于落胎後將生桐油塗我產宮，潰爛而亡。妾兒名某，正妻取以爲子，至今雖長成，并不知爲妾之子。十年後，君爲湖北主考，子當出公門下，公須以妾冤告之。妾尸猶埋此樓之東牆井邊，有八角磚爲記，可命其來此改葬生母。』并指竹箱曰：『此皆妾藏首飾奩具處也。妾亡時，太守哀痛之至。臨去，吩咐家人勿持我箱還家，恐觸目心傷故也。後有來竊取者，妾以陰風喝退之。今此中尚存三百金，可以奉贈。』湯爲慘然，唯唯而已。

後一如其言。樓上怪從此絕，而屋亦轉售。

黑苗洞

湖南房縣，在萬山之中，西北八百里，皆叢山怪嶺，苗洞以千數，無人敢入。有采樵者誤入洞內，迷路不能出。見數黑人，渾身生毛，語兜離似鳥，以草結巢，棲于樹巔。見樵人，喜，以藤縛其手足，掛于樹梢。樵者自分死矣。

俄而一老嫗從他巢中來，白髮高穎，略似人形，言語猶作楚聲，謂樵者曰：『汝何誤入此洞耶？我亦房縣城中人。康熙某年，年荒乞食，迷入此洞。諸黑苗初欲食我，後摸我下體，知爲女，遂留居巢中爲妻。』指二黑毛人曰：『此我兒也，尚聽我說話，我當救汝。』樵人跪謝。老嫗騰身上樹，親解其縛，袖中出栗棗數枚，曰：『爲汝療飢。』隨向二黑毛人耳語良久，語呶呶莫辨。手樹枝一條，縛布巾于上，曰：『有爾等同類，欲害我鄉鄰者，以此示之，俾知我意。』

二毛人送樵人，行三日許，才得原路歸。路上人皆曰：『此黑苗洞也，迷入者都被其啖，從無歸者。』

空中扯辮

蕪湖江口巡司衙門弓兵趙信，年三十餘，尚未娶妻。忽一日，往野廟中，留連笑語，不肯歸家。人問之，則曰：『吾贅于某氏矣。』極誇其妻之美、家之富。次日又往，嬉笑如常。人與同